

上海古籍出版社

芳山志

上

〔元〕劉大彬／編
〔明〕江永年／增補
王闡／點校

莽山志

上

王崗 / 點校
〔元〕劉大彬 / 編
〔明〕江永年 / 增補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茅山志 / (元)劉大彬編撰；(明)江永年增補；
王崗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8
ISBN 978-7-5325-8078-1

I. ①茅… II. ①劉… ②江… ③王… III. ①山—地
方志—句容市 IV. ①K928.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87436 號

本書由茅山道院協助出版。

茅山志

(全二册)

[元]劉大彬 編撰

[明]江永年 增補

王崗 點校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l@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蘇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1240 1/32 印張 24.625 插頁 12 字數 473,000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500

ISBN 978-7-5325-8078-1

B·944 定價：12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茅山志序

嘉慶癸未

丁巳年夏月

雨林堂

印

制賜茅山碑文金板於太極洞觀妙玄應真人復五年
褒封三茅真君徵號各加一字曰真應曰妙應曰神應仍
勒玉峯為觀曰聖祐曰德祐曰仁祐明年傳壇之玉印文碑
至是復出有司上其事奉

旨嘉畀本山於是

後遷者臻靈芝挺瑞神人此和凡經纂錄宇百廢興宣陽
經究者宗師得心悉頤誠力焉又病夫山志前約而後請
西歸補全集弟子采集成書未竟半序聞其所載

後遺失

後遺失

後遺失

後遺失

後遺失

茅山志稿觀部第九篇卷之第十

上清洞宗師劉大彬造

元符萬寧宮在積金山陶隱居道靖故基劉先生混康菴居
其上先生之道遇於宗詔所居為元符萬寧宮五年落成
徵旨題額曰元符萬寧宮復於上清儲祥宮之側遂元符
列御鴻先生入朝高直之升今宮舊樂其初登山為通仙橋
直尤符万寧宮門左官廳右浴室第二門曰玉華之門正殿
祠三茅真君曰天寧萬福殿左玉冊殿右九錫殿東麻景福
院午殿西應飛天法輪殿左鍾樓右經閣天寧殿後為大有
堂東廡生西雲堂後為寶篠殿景福殿後為雲齋大有
堂後曰象教堂左知宮位三素堂右副知宮位九真堂北極
殿前有真經殿真經堂後曰震靈堂又有濟靜菴在壁龕遠
望之如龍盤珠象妙堂後曰震靈堂又有濟靜菴在壁龕遠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元張雨寫刻本《茅山志》殘卷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明永樂間覆元刊本《茅山志》

所居非脫遺也於戲大史公稱天下名山南華稱博大其
所以爲者蓋千數百年纂懿源光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之學士無狃其所居无厭其所生无小无大壹是皆以清
焉奉尚有徵於斯文哉

大元天曆元年歲在戊辰十二月二日嗣上清經錄四十五代
玉洞觀微妙玄應真人劉大彬序

茅山志明鑒印首卷

吾容居山中三生爲之冠背爲神仙所都澳齊

宋元之君題書寵臨天光下燭而競舉塗以水

盤運以福生民水旱蓄祥有樹斯旌名人碩士懷遜吟眺懋增顧
勝古山經地志曰洞天曰福地曰金陵地肺良有以也

矧靈氣滃鬱拱揖

留都啓祐我

明肇基

王迹行慶無疆雖古漆沮亦不異過舊忘編自前元宗師劉大彬

于翰林承旨趙孟頫督平大學士虞集書于華陽外

張伯雨世稱四絕元季板權兵焚我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間玉晨觀刊本《茅山志》

前言

茅山，古稱句曲山，位於今江蘇省句容市與金壇市交界處，其地古來就有隱居修道的傳統。相傳距今五千年前，展上公善養生術，修煉於句曲山伏龍地。從此以後，來此修道的隱士絡繹不絕，也因此相傳有許多仙真曾駐足於此。特別是西漢景帝時，陝西咸陽人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在此修行成道，德潤百姓，定證仙籍。道門內因三人之仙職分別為司命真君、定錄真君、保命真君，故又合稱「三茅真君」。後人為紀念三茅真君，遂改句曲山為茅山。

據記載，東晉興寧二年（364）至太和五年（370）間，作為句容許氏家族門客的通靈者楊羲（330—386）開始受到一組降自上清天的神明的訪問，後者向他降誥啓示道法和經典。這些神明包括一些地方聖者如茅氏兄弟，也包括魏華存（251—334）這樣死後成聖的神靈。據上清派創教神話，向楊羲傳授道法的主要人物就是魏華存，因此她被尊為第一代上清宗師。上清降誥許諾其修道者能進入較天師道更高的天界「上清天」，較天師道而言，上清派提供了更神聖的經典和更精緻的方法。伴隨著上清降經的廣泛盛行，新的上清經書也在不斷出世。最初受上清降誥啓示之人都具有極高的文化水準並屬於有影響力的世家大族。他們專長於當時廣

爲流行而備受推崇的上清經書，由盟誓而聚集在一起，這使得他們在道教內獲得了崇高的地位，組成了新的精神精英集團。特別是上清派第九代宗師陶弘景（456—536），他整理了《真誥》這一上清降授的原始文獻以及大量的上清經書，對上清派的成熟和定型作出了巨大貢獻。到五世紀中葉，上清經的盛行導致了茅山奉道者人數的增加。在其影響之下，由信衆捐贈資助的道廟及教團興起了。教團中人有男性也有女性，有世俗信徒也有出家者，每逢宗教節日，大量信衆和朝山進香者來到茅山訪問他們。由此，上清派以茅山爲中心，成爲廣泛傳播於江南各地的新道派。

唐宋時期，上清宗師長期得到皇帝的支持，他們向皇室傳授上清教法和道籙，也由於皇家的贊助而得以建廟。宋哲宗和宋徽宗崇敬茅山高道劉混康（1036—1108），賜他以九老仙都君玉印、景震玉樞具劍、合明天帝敕玉符、宗壇玉圭、呵硯、御製詩頌書畫等。如今，玉印、玉圭、玉符、呵硯尚存，爲茅山「鎮山四寶」，現藏崇禧宮。據道教資料，茅山在宋代也出現了新的天啓經書。新的茅山啓示雖然與更早的啓示有所不同，但也從早期上清派中借用了許多成分，所以仍宣稱源自上清派。整個六朝至北宋時期，上清派成爲最爲盛行的道教教團，瀰漫於整個上層精英社會。上清派第一、二、三代宗師楊羲、許謐（305—376）、許翹（341—370）據說皆居茅山傳道。第八代宗師孫遊嶽（399—489）、第九代宗師陶弘景以後，歷代宗師多居茅山，茅山遂成爲上清派本山，上清派亦因此而被稱爲「茅山派」。

相傳從宋代茅山上清派第二十五代宗師劉混康起，形成了茅山「靜一法派」，其字派一直傳到今天。北宋朝廷確認茅山與龍虎山、閣皂山為「三山符籙」，即三大授籙宗壇，只有這三座聖山才有資格授籙，但其中茅山「上清宗壇」出現的時間最早。東漢張道陵創天師道時自稱「正一盟威之道」。至唐代，上清派中人也自稱「正一」。三洞經籙的授受，也可以「正一」為名。「正一」已可作全部道法和一切法籙的總稱。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敕命第三十五代天師張可大（？—1263）提舉三山符籙。元大德八年（1304），制授第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1264—1316）為「正一教主，主領三山符籙」，龍虎山始主領三山符籙。自此，正一天師均授「總領三山符籙」的職掌。到了明代，龍虎山乃更專有壟斷了授籙權，龍虎山天師成為正一教主，領全國道教事。至此，「正一」乃成了統攝包括上清派在內的所有符籙道派的新正一派，以區別於全真道，這一點亦為朝廷所承認。同時，為了統一道銜、法位，道教內部約在元明之際也形成了既標誌著張天師及龍虎山的權威和正統性又代表了正一派總組織的「三山滴血派」字派。自此，一方面茅山道教仍傳承本山靜一法派，另一方面茅山高功法師也同時傳承三山滴血派字派，茅山的道教教團之後一直屬於正一道。直到明萬曆十四年（1586），道士閻希言在江南士紳精英的支持下，在茅山乾元觀開創了全真道閻祖派。至清康熙十年（1671）後，進而出現了茅山傳統的「三宮五觀」中三宮傳承正一道而五觀傳承全真道的情形。今天，隸屬句容的茅山

道院下屬絕大多數道觀皆傳承正一道，承襲靜一法派，道士爲乾道，而隸屬金壇的乾元觀則傳承全真道龍門派，道士爲坤道。以一山而容納當今道教兩大道派以及乾坤兩衆，是絕無僅有的。

從六朝到唐代，道教發展並完備了「洞天福地」說，茅山被尊爲「第一福地、第八洞天」。茅山原先只是個地方性的崇拜場所，是民間拜祭三茅真君的聖地。茅山香期從農曆臘月二十三日送灶之日起，直到次年三月十八「大茅君回盼日」，前後近三個月，其間香客紛至，盛況空前。在上清啓示傳說出現之後，茅山還成了遍佈章表、隱居庵和廟宇的聖山，在全國範圍內受到禮敬。在道教看來，那裏每個山洞都神秘，所有山峯、溪水都被納入聖地清單。據劉大彬《茅山志》記載，元代茅山有118所宮觀庵廟，在這些宮觀庵廟的基礎上，後來進而形成了最重要的「三宮五觀」，即元符萬寧宮、崇禧萬壽宮、九霄萬福宮、玉晨觀、乾元觀、德佑觀、仁佑觀、白雲觀。目前茅山已恢復了「三宮五觀」中的六所宮觀，並正在著手恢復茅山授籤制度。茅山是道教最早承認的聖山之一，且其法派傳承從上清降誥算起，從未中斷，就這兩點而言，可說茅山是歷史最久而又傳承不絕的一座道教聖山。^[二]

[二] 張道陵於東漢漢安元年（142）在四川鶴鳴山創立「正一盟威之道」即天師道。但以後隨著張魯（？—216？）部屬北遷，鶴鳴山不再是天師道的中心，而今日的鶴鳴山也只傳承全真道龍門派。龍虎山作為張天師正一道的中心，其最早的歷史記載見於唐代，而龍虎山也並非天師道創教之處。因此，鶴鳴山和龍虎山在這個意義上是不能跟茅山相比的。

作為中古時代上清派的中心和後來的正一道的重要聖山，茅山受到歷代帝王的垂青和文人學者的關注，如永樂十六年（1418）明成祖便駕幸茅山，而歷來文人所寫的有關茅山的詩文碑記也汗牛充棟。就茅山志書來說，唐宋間有無名氏撰《茅山記》一卷，無名氏撰《茅山新小記》一卷，北宋嘉祐（1056—1063）間陳倩校修《句曲山總記》，南宋紹興二十年（1150）曾恂、傅霄重修《茅山記》四卷，今皆亡佚。現存最早的茅山志書是由元代茅山上清派第四十五代宗師劉大彬編修的《茅山志》十二篇十五卷（以下簡稱「劉志」），該志編迄後由茅山道士張雨（1277—1348）手書上板，但這一元代寫刻本《茅山志》目前僅存數卷，已無完帙（詳情見本書「點校凡例」）。

劉大彬《茅山志》之後，《永樂大典》收錄有編於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至永樂六年（1408）間的《茅山續志》的佚文兩則，僅憑此兩則佚文，我們無法得知此《茅山續志》的編撰情況，也不知其是否完成。此後，完全重修的山志只有清笪重光（1623—1692）重修《茅山志》十四卷（以下簡稱「笪志」），其編定於康熙八年（1669），刊行於康熙十年（1671）。隨後，民國九年（1920）江導岷輯《茅山志輯要》，由上海宏大善書局石印，該書僅是笪志的節本。

劉大彬《茅山志》體例完整，內容豐贍，允為良志。其影響也甚大，僅明代就出現了四種

刊本。首先是明永樂間覆元刊本《茅山志》（以下簡稱「永樂本」），此本有胡儼（1361—1443）永樂二十一年（1423）序，由茅山元符宮刊刻。隨後，正統十年（1445）成書的《正統道藏》收入了劉志，但《道藏》本將劉志原來的十五卷析為三十三卷。成化間又有一種重刻本《茅山志》（以下簡稱「成化本」），此本有陳鑒成化六年（1470）序，由茅山崇禧宮刊刻。嘉靖二十七年（1548）至嘉靖三十年（1551），茅山玉晨觀重刊劉志（以下簡稱「玉晨觀本」），並增補了一些明代碑銘、詩歌，本次整理採用的底本即是玉晨觀本。以下就簡單介紹一下該本，詳細情況見本書附錄一：《明版全本〈茅山志〉與明代茅山正一道》。

清《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史部地理類和《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存目皆著錄了明嘉靖刊本《茅山志》。陳國符先生在《道藏源流考》中，也提及日本澤存書庫所藏明玉晨觀刊本《茅山志》。惜今天學術界和道教界對此明代增補本《茅山志》未給予足夠的重視。

上述《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四庫全書總目》、《道藏源流考》和一般書目書志在著錄玉晨觀本時，皆以嘉靖二十九年為其刊刻年代。但實際的情況是：此本的刊刻前後共花了幾年時間。嘉靖二十七年主持此事的茅山玉晨觀道士、大真人府贊教張全恩先募工繪刻了插圖，這可能是該項目的起始時間。嘉靖二十九年，重刻劉大彬《茅山志》完成。之後，鄉賢江永年又受茅山道教界之邀增補首卷《明懿典》和後編詩文二卷。此項增補和補刻工作完成於嘉靖

三十年。嚴格來說，完整的玉晨觀刊本《茅山志》應該成書於嘉靖三十年。

玉晨觀本《茅山志》板框高21.5釐米，寬15.6釐米。每半葉十一、十三行不等，行二十至二十五字不等，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玉晨觀本除了保留劉志原有的十二篇十五卷外，還增補了首卷一卷和後編二卷。全書之首為序目圖錄。之後就是江永年所增補的《明懿典》，是為首卷。《明懿典》以江永年嘉靖三十年所作的序開始。《明懿典》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錄明代懿典，第二部分是《宮觀考》，第三部分是《道秩考》。首卷之後，為劉志十五卷。劉志之後，是江永年所增補的《錄金石後卷》和《金薤編後卷》，分別是對劉志中《錄金石》、《金薤編》兩部分所作的續補。《錄金石後卷》收錄了明代碑記，而《金薤編後卷》則收錄了明代詩歌。

另外，在此之前的茅山志書如劉志並沒有插圖。玉晨觀本則首次增加了插圖，而且插圖有四葉之長，圖中標出了茅山的一些山峯洞府和宮觀庵廟。後來的笪志亦沿襲了玉晨觀本的這一做法。

本次整理工作以玉晨觀本為底本，原因有二：第一，玉晨觀本保存了元刊本《茅山志》的完整性，它不但沒有對元刊本的內容作任何改竄，而且版式亦盡依元刊本。至於玉晨觀本中的闕葉和墨釘，我們以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張雨寫刻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張雨寫刻本、永樂本、成化本、《道藏》本等參校本予以補齊，並對各本異文做了校勘，庶幾恢復了劉志原書面

貌。第二，玉晨觀本增補了三卷明代資料，它們對我們瞭解明代茅山道教的情況極有幫助。然而玉晨觀本長期以來未受到學界的重視，目前學者們使用最多的，仍為較易得到的《道藏》本《茅山志》。因此，此次整理工作不僅將提供一個較為可靠的《茅山志》整理本，也將使更多學者有機會寓目玉晨觀本所增補的明代史料。

在本點校本中，除了盡量保持明代玉晨觀本的原貌外，我們還將清代藏書家孫文川為玉晨觀本《茅山志》所作題跋附於書後，以俾讀者參考。對玉晨觀本的標點校勘，是筆者在研究明代道教，特別是明代茅山道教過程中的一個副產品，因此，本書將兩篇專門研究明代茅山道教的拙文《明版全本〈茅山志〉與明代茅山正一道》、《明代江南士紳精英與茅山全真道的興起》收入作為附錄。

此次整理工作得以順利進行，茅山道院楊世華會長的支持意義非凡。前輩陳耀庭先生的鼓勵和獎掖，也給本人以莫大的動力。本點校本得以完成和出版，首先要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高克勤社長的學術眼光和對本人的信任，也要感謝劉海濱主任、黎大偉編輯的專業精神、精到建議和一流的編輯。學術界和圖書館界的朋友如王宗昱、丁世良、楊光輝、梁穎等，為本人閱讀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玉晨觀本《茅山志》以及上海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的善本書提供了極大的幫助。陶金為本書的封面提供了初步的設計構想。陳小雲為本書插頁中各版本書影的選

取提供了建議。內子楊莉最早建議我整理《茅山志》，並在本人緊張的工作期間分享了發現的喜悅，這成了我最大的安慰。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向本人提供了辦公室，並為本人利用電子學術資源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由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出資而由美國學術聯合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授予本人的「2013—2014 年度中國人文研究獎助（American Humanities in China Research Fellowship）」，和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Florida）文理學院慷慨給予本人的一年學術休假，使我得以集中精力從事研究並完成整理點校工作，在此也向這些機構表示感謝。

凡例

一、本書以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年玉晨觀刊本《茅山志》（簡稱「玉晨觀本」）爲底本。個別地方，底本脫頁，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玉晨觀本來補，如胡儼《重刻茅山志序》的首頁和末頁、卷二《宣和封楊郭許陶五真人誥》後半部分及《乞封五真人奏劄》大部分、卷八開始兩頁。底本還有一些地方字迹漫漶，有時甚至嚴重不清，如卷一、卷二、卷十三、卷十五中部分文字，也以北大藏本來補。

二、本書重在校勘，主要參校以下各本：

1.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配補本《茅山志》^{〔三〕}中所收的張雨寫刻本《茅山志》（存卷一至二、卷八至卷九、卷十三）（簡稱「北圖張雨本」）。

〔三〕 據書後章鈺跋，此本爲清吳騫舊藏，卷一、二、八、九、十、十一、十三爲元刻本（張雨本），卷三至卷七乃吳氏以永樂本補配，卷十二、十四、十五闕。後該本又歸唐翰題所有，其時卷十、十一亦復闕失。唐氏遂請劉履芬以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本鈔補卷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始爲足本。

2.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張雨寫刻本《茅山志》（存卷十至十一）（簡稱「臺圖張雨本」）。本人所用為芝加哥大學藏該本微縮膠卷。
3.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明永樂間覆元刊本《茅山志》（簡稱「永樂本」）。本人所用為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藏該本微縮膠卷。
4.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成化刻本《茅山志》（簡稱「成化本」）。
5. 《正統道藏》所收劉大彬編《茅山志》三十二卷（《道藏》304；簡稱「道藏本」）。本人所用為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和天津古籍出版社於一九八八年出版的所謂「三家本」《道藏》。
6. 清笪重光編《茅山志》（簡稱「笪志」），江蘇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中國道觀志叢刊》據清光緒二十四年茅山九霄宮刊本影印本，主要用以校勘玉晨觀本所增補的明代文獻。
- 三、此外，本書還依次參考了以下文獻：
1. 唐張彥遠輯《法書要錄》。《津逮秘書》本。
 2. 《梁武帝集》。《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3. 《道藏》本《雲笈七籤》（《道藏》1032）。
 4. 《道藏》本《真誥》（《道藏》1016）。
 5. 《道藏》本《紫陽真人內傳》（《道藏》303）。

6. 《隋書》。中華書局一九七三年點校本。
7. 《道藏》。本《周氏冥通記》（《道藏》302）。
8. 嚴一萍輯校本《仙傳拾遺》。載嚴一萍編《道教研究資料》第一輯。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
9. 《道藏》。本《三洞珠囊》（《道藏》1139）。
10. 《道藏》。本《華陽陶隱居集》（《道藏》1050）。
11. 《文苑英華》。中華書局一九六六年影印本。
12. 《全唐文》。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影印本。
13. 清楊世沅輯《句容金石記》。載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七九年版《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
14. 清嚴觀輯《江寧金石記》。載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版《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
15. 元元明善撰《清河集》。《叢書集成續編》本。
16. 《全唐詩》。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點校本。
17. 清顧嗣立編《元詩選》、《元詩選癸集》。先後由中華書局出版於一九八七年和一〇〇一年。